

下一站， 遗忘

FORGET

苏元白

作品

每个人或许都有一段往事。
只是我们常常不知道
该对它说“你好”，
还是“再见”。

青春如烟 北大往事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下一站， 遗忘

FORGET

作品

每个人或许都有一段往事。
只是我们常常不知道
该对它说“你好”，
还是“再见”。

青春如烟
北大往事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下一站,遗忘 / 苏元白 作品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5354-7002-7

I.下… II.苏…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8758号

责任编辑:李 潇

责任校对:陈 琪

装帧设计:米 屋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武汉安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40毫米×960毫米 1/16 印张:18.75 插页:2页

版次: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232千字

定价:26.8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CharPter 1	回 札	001
CharPter 2	邂逅	015
CharPter 3	注 事	033
CharPter 4	噩 梦	085
CharPter 5	欢 会	127
CharPter 6	同 行	179
CharPter 7	心 迹	237
爱情、时间与遗忘		289

Chapter 1 回忆

有时她说，他像一汪湖水，她只是一条游鱼。离开了湖水，游鱼就不能再呼吸。所以她窒息般地抓紧他不愿放开。而湖水，就算没有鱼，也可以一样蔚蓝澄澈。

可是，她不知道，鱼游到了另一片水域，也可以很快习惯，开始欢欣地游戏。可是这汪湖水，没有了这条鱼，从此只是一汪死水。



1

公车呼啸着穿过夜里的城市。星星点点的灯火从窗外划过，像是彩色粉笔在黑板上随意抹过的线条。线条汇成色彩斑斓的巨幅长卷，描绘着都市的繁华和旖旎。众生形色，一一在这画卷上呈露。有的步履匆匆，有的行道迟迟；有的蓦然相逢，有的依依惜别；有的捧腹大笑，有的满面愁容……他却仿佛在世界之外，远远地看着这一切。

已经不知道在车上坐了多少久，江远舟的腿已经开始发酸，脖子因为持续地偏侧而隐隐作痛，肠胃在车厢长时间的颠簸倒腾下，也搅成一团。可是他还是不想下车。不是因为没到站，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该在哪一站下。他只有一个二三十平米的小屋，那不是家，只是他暂时栖身的空间罢了。

在这车上，远舟却觉得些许的安心。玻璃将他和外面的世界隔开。窗外的一切，像电影一样在车窗上播放，变得不再真实。他有时恍惚地觉得，自己已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灵魂已经脱离躯壳，漂浮在空中，忽上忽下，看着浮光掠影。汽车马达还在轰鸣，轮子还在和地面发出激烈的亲吻声，而他的耳边却已万籁俱寂。在如梦似幻的空间中，有些往事被遗忘，有些往事却变得愈加清晰。

远舟想起那些年，曾有一个姑娘，陪他一同走过漫漫旅程。欢笑和温馨弥漫在整趟路途里。每一道车辙中，都书写着他和她之间的一段往事：在杂草丛生的公园里，他们曾并肩坐在长凳上，静静数着彼此的呼吸声；在轮渡上，他们曾一起任风吹着头发，看水面被船首劈开雪白的花沫；在站牌前，他们时常一起等候迟到的公车，他老给她絮叨他昨夜里偷偷躲在被子里看的小说；在街角麦当劳里，他们好些次和同学玩真心话大冒险，他从来没有勇气当着大家的面说出那一句……

只是，不知道在哪一站，她早已悄然离去。整个旅途，就剩他自

己，和一个空荡荡的车厢。

而时间，已经是高中毕业七年之后。曾经的少年，转身之间，已尘霜满面。

七年之后，远舟一度回到了江城——他们当年的那座城市。她早已不在那里。只剩下回忆，从城市的某个角落时不时地探出头来——从江上的轮渡，从公园的摩天轮，从小巷里的奶茶店，从碧蓝色的泳池……回忆在天线上荡悠，像吉他弦上拨出的乐符；在小区里的秋千上荡悠，像裙摆轻扬的少女；在满树的枯枝上荡悠，像三月里的片片桃花；在花店的风铃上荡悠，像漫天飞舞的雨丝……

每天，他都依靠回忆来度日。就这么自欺欺人，一遍遍反刍着往事的美好；就这么坐着公汽，摇来荡去，把陈年旧事继续从故纸堆里倒腾出来。仿佛只要他不停按着重播键，逝去的一切就不曾从生命里远离。

然而幻觉终究会苏醒。桌台上的日历，微博上她上传的结婚照和宝宝照，手机里已经接不通的旧号码……一切的一切，都在狠狠地告诉他那个冰冷的事实——他们的那段时光，早已结束。

当往事有如潮汐从世界里消退时，远舟就像一只暴晒在阳光里的鱼，张大着嘴巴，暴凸着双眼，无法接受这一切。

一度，他只有在酒精里逃避现实。躲进酒吧，躲进形形色色的陌生人中掩饰悲伤。他不想回到空无一人的房间，面对令人窒息的死寂和喷涌而出的回忆。酒精是个好东西。在肉体 and 灵魂的麻痹中，他体验到撕裂般的快感。自我和万物之间的藩篱都消失不见。整个世界影影绰绰，像一张被撕碎的画片，纷然飘落，不再值得在乎和留恋。记忆里她的一张张相片，微笑的、调皮的、发呆的……也都被酒精打得模糊不清。

也许只有让身体成为一具空壳，把灵魂降到最低点，才不会再去爱，不会再有痛彻心扉的想念。他常常喝得烂醉如泥，第二天醒来，总是头痛欲裂，眼前依旧天旋地转，胃里像是堆积着几千年的污垢要

往外涌出。他觉得一阵强烈的恶心感，趴在马桶旁开始呕吐，吐出黑黑黄黄的一大片，泪水从眼眶里汩汩涌出，顺着脸颊淌到那一摊秽物上，晶莹的泪水瞬间消失不见，变成脏东西的一部分。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容颜枯槁，胡子拉碴，眼眶深陷。他很想用拳头把镜子杂碎，把镜子里的自己也砸碎。他恨这样的自己。

泪眼模糊中，他忽然开始疯狂地想念她。思念她常用的伊卡璐洗发水的椰子香味，思念她柔顺像瀑布一样的长发，思念她玲珑的小鼻子，想念她薄薄的嘴唇，想念她温暖的怀抱，想念她的和声细气……

他想，如果她知道他变成这个样子，她会怎么看他呢？会为他难过，还是嗤之以鼻，还是庆幸当初没和他在一起？

无数次喝得不省人事后，他更清楚地明白，就算在昏天暗日的沉醉中，他也无法拔除内心最深处扎根的痛楚。这痛楚反而借着酒精的滋养愈发茂盛。胃和心脏一起剧烈抽搐。回忆像潮水冲垮崩溃的堤防涌上眼眶。

承认吧，你还是没法忘记。

十年。十年的一颦一笑，叹息，撇嘴，撒娇，生气后的默不作声，打转着泪水的眼眶，转身离去的娇弱背影，电话里的柔声细语，……丝丝缕缕，像厚厚的茧壳向内压挤着他的胸膛，让他喘不过气，让他想用尖刀把脑袋割开，挖出写满她名字的那一块，捣碎了，鲜血淋漓地抛进大海，随波永远漂散。叶依澈……这三个字像是成了他大脑沟回的一条反射弧，一经触动立刻猛烈抽搐。

但他知道自己不舍得这样做。那是他生命里最快乐最宝贵的一段时光，如果彻底割弃，他的生命将空空如也，轻若浮尘。

当你已经不再拥有，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忘记。可是，不要忘记，又只是更残忍地提醒自己，你已不再拥有。这是一个可笑的悖谬。

远舟的大脑，一直像要被两种完全相反的力量给撕裂。遗忘，和回忆。在北京和江城，他迷醉于和她数不清的往事。他们走过街街巷

巷，在路边毫不起眼的小餐馆和小店铺里都曾留下过无拘无束的笑声。可是，一旦现实严肃地告诉他，她早已嫁给了别人，所有的回忆就成了无法卸脱的负重，碾压着他的脏腑；又像密集的蛛网，把他裹缠在其中不能自拔。他忽然强烈地想要逃离。

后来，远舟背起行囊，离开江城，去了上海。在那儿，他在一家出版社找了份工作，收入还不错。但这不重要。他只是觉得，自己不能再这么憋在回忆里打捞自己，虚度光阴了。他需要新的生活，新的朋友，新的邂逅。

也许，新的爱人。

但来到上海后，远舟发现，这座新鲜的，没有一丝她的痕迹的城市，又像悬浮在他身体之外的巨大气球，花花绿绿的，抓不住，踩不牢。他拼命地从空气中嗅出一点她的香味，想在城市的某一个角落里找到她曾存在于此的证据，幻想她就在身边，陪自己度过这荒芜的时光。

“娘子，今天稿子又被老板用了，他夸我最近写得越来越好了，还打算给我涨薪水……”

“老婆，天气又变冷了，我带你去买秋装，别怕花钱，这么年轻貌美的，不买些好看的衣服，那可是荒废青春，暴殄天物啊！”

“澈，星期天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哪儿？不告诉你，去了就知道了……”

无数次，他的手停在手机按键上，屏幕上打着这些字。他知道，这些是永远都不会再发出的短信。可是他忍不住，习惯地打出了这些。他可以欺骗自己她还在那头，依然甜蜜地等待着他的消息。

当经历了这一切之后，远舟渐渐明白，不管到哪里，不管他如何逃避，依澈就住在他的心里，不曾离去。

他还喝酒，但已经很少烂醉如泥了。他想让自己过得更好一些。因为她一直住在他心里看着他，看看他还是不是她曾熟悉的那个人；看看他有没有堕落成她讨厌憎恶的模样……他想要继续往灵魂里填充

东西——知识、思想和经历。也许有一天他和她在街头重逢，她会因为他的成长而感到欣慰。

他还是常常坐着公汽想念着她，一点点回味着那些往事；可他似乎没那么悲伤和失落了。她和别人的婚礼像一场久远的迷梦，不再真实。她好像并没有离开他，一直就在他的身边，陪着他，对他微笑，陪他谈心，就像他独自在美国的那些年一样……

2

远舟下了车，往外滩的方向走去。他想去吹吹风，看看黄浦江旖旎的夜景，也看看江边看风景的人群。滚滚流逝的江水，总能让人觉察到光阴的流逝和生命的无常。这和岸上的喧闹繁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到这样的情境里，他总会觉得心境变得更加空阔了些，似乎尘俗的一切不再那么介怀。他看见许多游客在江边留影，记录下他们此刻的美好回忆，闪光灯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一个吉他手颇有些凄凉地弹着《爱我别走》，弦声吱吱呀呀，像在寒风中颤抖的蒲公英。在他的面前，背对着他，站着一位女子，穿着白色的风衣，她的头发垂到了肩下，好看得无法形容，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最最优美而舒缓的乐章，你不得不屏住呼吸去体触她的每一个音符每一个节拍。虽然是冬天的缘故，穿了几件毛衣，但是仍掩饰不住她极为瘦削的身材，柔弱的身体像是承不住衣服的重量。窄小的双肩轻轻耸动着，谁看了这样的肩膀也会生出想把它揽在胸口的心疼。

这个背影，就算不是 100 分，也有 95 分了。这个年头看背后想犯罪看正面想自卫的女人不乏其数，只是远舟仍然想当然地认定了这是一位极好看的姑娘，只因这背影有种难以言传的味道，许是熟悉。

她显然是在很认真地听着那吉他手的音乐。但她却不知道看风景的人正在看着她。在江船和对岸灯火的点缀下，她的背影美得像一尊雕塑。远舟想，如果此刻手上有画笔，他一定会画下这一幅绝好的图——忘我的吉他手，专注听琴的姑娘，永恒流淌的江水，和如梦如

幻的都市夜色。

那吉他手一直弹唱着，她也一直继续用心听着。远舟已经打算离开了，把这风景永远留在这时刻。然而，弦声戛然而止。青年抱着吉他，向听众们鞠了一躬。过了一会，那姑娘蓦地转过头来。

依澈——！

他忍不住就要脱口而出。

可惜，不是。

远舟的心怦怦狂跳，仍沉浸在那一刹那的激动里。仔细看时，她的脸比依澈显得更加瘦小些，淡淡的眉，眼睛也没有依澈那样大而灵动，但是雾蒙蒙的，像高山上贴着苍茫云气的湖水。嘴唇有些苍白，没有依澈的那种红润，但却给她增加了一种别样的凄美。和依澈一样，她的皮肤是那种白得透明的，可以清晰地看见血管，像白雪裹住的溪流。

在片刻的失望和陌生感涌入心头后，远舟的灵魂忽然又悸动起来……从那张脸上，他读到了一种无比相似的气质。

那是一种乍看起来平淡无奇，但是却又强烈地吸引他追寻下去的魔力。这种气质能让他感到，在她清秀的外表之下包裹着别的女人所没有的深邃和神秘——就像笼罩在皑皑白雪下的湖光山色；又像一杯淡淡清茶，只要肯花心思去慢慢品咂，就会尝到馥郁至极的滋味。

这种感觉很玄妙，起初爱上依澈，他就是为这种感觉而着迷，无法自拔。

她的淡淡微笑，带着甜甜香味的发丝，洁白如玉的肌肤，眼神里闪烁的灵气，肉体的柔弱和骨子里透着的坚强，还有难以侵犯的纯净，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句极诱惑的谜语，不断招引着他去解读。而答案，就是爱情。

柏拉图借阿里斯托芬之口讲出的关于爱情的故事，说爱人们本来是一个一体的球，因为太过强大，被神灵劈成两半。所以没有爱情的人都是虚弱和焦渴的，他们一生都拼命寻找自己的另一半，寻回当初的完满和强大。只是大多数人，都没有那么幸运。

那时他一直以为，爱情对于他和依澈，是命中注定。因为，她就是她遗失的那一半身体，对于这一点，他从爱上她那一刻起，就确信无疑了。以后，他又不断确证这一信念——每当握住她的手时，他仿佛感觉自己的血液会从皮肤里溢出，流进她的血管，再流回自己的身体。当聆听她的心跳时，感觉像是在听着自己身体某个部分低沉的呼唤。

只是，什么信念，在这个怀疑主义的年代，都会崩塌的。到最后，人们都会说，那不过是哲学家的一句谎话而已，欺骗还相信爱情的人们。一个人，也许可以爱上千千万万的人，甚至是性格迥异的。世界上大部分人，也就那么凑合一辈子了。不过就一辈子的事情，何必那么严肃。

到现在为止，他还是不愿意相信，曾经那么笃定的他们，最终会分开。他不怪她的离开，只怪自己当初居然为了天真的梦想，把她一个人撇在城市森林里，独自抵抗危机和诱惑，却没有一个宽厚的肩膀做她的依靠。

他的内心早已被悔恨和自责鞭笞了无数次。深夜有时他突然惊醒，满头大汗，心脏被悔恨压得重如千钧，压迫向胃，要把所有的胃液都压出喉管。他反复幻想，如果他没有出国；如果他留在北京好好陪着她；如果他当初更加努力，拿到更多的奖学金，他就能带她一起出去；如果他早点长大，更加聪明，能读到她心底每一点隐微的不安；甚至假如，如果他们像许多疯狂的情侣们，和毕业证一起领回一张鲜红的结婚证明……

如果，没有如果。

不管他做什么，她也不会回来了。永远不会。

那面容给他带来的短暂激动旋即消散，剩下的只有长久的伤感。原来，他仍是把依澈记得这么深，脸上的每一个神态每一个表情甚至每一根极细小的绒毛都在脑中纤毫毕现，像无数的小虫子死死在他大脑里钻取空间和养分，吮吸着他的血液，直到把他掏空成空空的一具

骸骨。

上大学的时候。他和依澈不在一所学校，每次约会之后，他晚上都送她上公汽。刺眼的车灯一道道划过身畔。他们紧紧相拥，依依不舍，他贪婪地迷恋她唇间的潮湿温润。她的手箍着他的腰，指尖颤抖着抓紧他的肌肤，深入肉里，他皮肤上一阵灼烧似的痛楚，又蔓延进心里。也不知多久，他们怎么都无法分开，直到最后一班公汽也离站而去……他们只好到附近通宵营业的麦当劳，偎依着度过长夜。心里却是说不出的甜蜜。然而第二天，却还是不得不重复同样的别离。那时他们隔着窗玻璃互相凝望，她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他仿佛能看见自己的影子在她的视线里被打湿成模糊的一片，正如她在他的视线里……

他已记不清楚，有多少次在车门关闭的那一刹那，他忽然闪电一样冲上车，跌跌撞撞地跑到她身旁，然后把她揽在怀里。

有时她说，他像一汪湖水，她只是一条游鱼。离开了湖水，游鱼就不能再呼吸。所以她窒息般地抓紧他不愿放开。而湖水，就算没有鱼，也可以一样蔚蓝澄澈。

可是，她不知道，鱼游到了另一片水域，也可以很快习惯，开始欢欣地游戏。可是这汪湖水，没有了这条鱼，从此只是一汪死水。

对她的思念，像酷烈的阳光，干涸着龟裂着远舟的河床。伤口里埋葬着，一段鱼和水的往事。

点点思绪像流水般淌过，远舟又回到了喧闹的外滩上。那位姑娘已经离开，连吉他手也消失了。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只是他短暂的一场梦。

他觉得心里有些空落。行人在他身旁来来去去，红的绿的黑的紫的……只是，再找不到那抹白色。

各种声响在耳边嗡嗡地叫个不停。他茫然地站在当地，不知道该去哪儿。他甚至后悔，刚才没有去那个姑娘身边，问问她愿不愿意找个时间，再来江边，也听听他弹奏的吉他。他只是想多看她几眼，好

迷醉于这种相似。他感觉就像搜寻了一年半后，终于从茫茫人海里找回了心中的那个她——虽然他清晰地知道，那并不是依澈。

或者，她为什么不多站一秒，继续背对着他，好让他多看一秒她的背影；多臆想一秒，在她转过来的那一刹那，她的脸上，竟是梦见了成百上千回的那个幻影。

多少次，当他看见一个和依澈相似的背影，都会远远地，默默地，痴痴凝注着，幻想自己是偷偷跟在依澈的身后，准备上前给她一个惊喜。他既强烈渴望她转过身来，同时又惧怕梦寐苏醒的失落……

当失去至爱之人时，最可怕的折磨，不是记住她的脸蛋，而是，记住她的背影。相似的背影总是太多太多，它们像无数的藤蔓，缠绕在四周，让你被回忆越勒越紧，无法抗拒，无法铲除。每一个相似的背影，都吸引你去追踪，去臆想，去沉溺，自欺欺人而欲罢不能。

3

远舟独自踱到了站台边，搭乘了回家的公车。

他打开车窗，冷风呼呼灌入衣领。公车摇摇晃晃地驶上了车道，在城市斑斓的色块里画过粗粗的一笔。无数汽车和行人在窗外重复着擦肩而过，永不回头。高架桥和盘绕的公路在脚下，像史前巨兽的庞大遗骸，袒露着森然的骨架。

在这钢筋水泥的世界里，灵魂像一颗瘦弱的芽，挣扎着穿过厚厚的坚壳寻找肥沃的土壤。

他忽然又想起高中时代，曾无数次和依澈一起坐公车上放学的情景。那时她像刚刚撑出一朵花苞的水仙花，好像割破一点就能流出清水似的。闻一闻，是带着朝露的雏菊味道。

他们的早班车穿过满城的雾，像一艘漂在云端的船。两岸的高楼大厦，在轻柔丝衣里羞笼容颜。晨光熹微，路灯黯去，天边悄悄匀上一抹红霞，一如她的含羞浅笑。

他最喜欢坐末班车回家的感觉，城市的灯光格外美丽，一道道在

车窗外划过，像漂了满街的花瓣，五彩缤纷。闪烁的霓虹，醒目的车灯，温馨的广告牌，像是淌在尘世的璀璨星河。有时候，她会在他肩头睡着，呼吸声一起一伏。他呆呆地看着她沉静的侧脸，那宛如古希腊雕塑般的轮廓，想象她梦里的幻美风景。

冬日的车窗冰冷如铁，凝结了水汽，一团模糊。他在窗上涂鸦依澈的侧影，她便坏坏地画上肥猪，再署上他的大名。画完后，还是不满地叹道：“唉，猪就是猪，怎么画也画不好看嘞……”她把冻得通红的小手掌硬塞进他的“袖筒”，他也只好任由她剥削温暖。寒露太重的时候，他会穿上一件大衣，她就把柔软的身躯整个缩在他衣服里，像一只毛茸茸的波斯猫。

远舟的回忆，被刚才邂逅的那个姑娘给彻底激活了。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巨手，不停地往回拨转着时针，摧毁视野中的一切，又涂上昔日的景象。从一年前，到两年前，到五年前，到六年前……一直到十年前，他们相遇的那一刻。

第一次见依澈的时候。

十年前。

军训。

夏日的阳光像贴在身上的败肉，臭烘烘滑腻腻的。远舟刚来到这陌生的城市和校园，就开始接受高中生例行的第一堂课，也是新同学们最初的交流和沟通，以及，窥探。

比如说，窥探美女。

许多男生不怀好意的眼睛，已经开始四处逡巡，一眼扫尽基本数据，甚至做好了排行榜。

不过那时他基本上还处于情商不太开窍的阶段，眼睛不是瞅着教官，就不知飘向何处，大脑里还怀念着美好的初中生活，情感上对身边的陌生同学们充满着抵触。

那时，远舟旁边的一个还颇有些帅气的男生，不断跟他前排的那

个女生搭着话。他们应该本来就认识，很熟的样子，大概是同一所初中的吧。但这男生聒噪多了，那女生似乎也颇有些烦躁。终于，她忍不住回过头来，生气地瞪了那男生一眼。

远舟正好在她身后，这一下把她的脸看得清清楚楚：在阳光下，她雪白的脸颊，被烤得微微发红，还挂着晶莹的汗珠。眼睛因为生气略微睁大，而显得更加灵动。

他微微一怔，只觉心旷神怡。那脸蛋瞬间转过去了，他却不禁继续欣赏她的背影：修长瘦削的身段，覆盖肩头的如瀑长发……清新之气扑面而来，夏日的炎热似乎也被遗忘在脑后。

时间是下午两点，正是烈日最最猖獗的时候，操场上的塑胶跑道似乎要被烤得烧着了，白生生的阳光晃得人头晕目眩。被汗浸透的衣服，紧紧缠在身上，令人窒息。

就在此刻，前面的那个女孩忽然晕倒了。

远舟下意识的双手往前一护，那女孩凑巧摔倒在了他的怀里……

轻轻的，软软的……从来没有这样接触过女生的他，心脏怦怦地乱跳了起来，呼吸急促，神志涣散，手忙脚乱，一时间，竟忘了把她扶起来，她的睫毛因为痛苦而轻轻抖动，脸惨白得像雪一样，渗着豆大的汗滴，让人心疼。他心里，涌起强烈的保护欲，急忙把她扶向阴凉的地方。

女孩睁开眼睛，有气无力地说了声谢谢，似乎还有些不好意思。他想起了什么，急急忙忙往操场的边缘跑去。

等他回来时，手中正握着一瓶冒着冷气的脉动。把盖子拧开，送到女孩面前。女孩感激地看了他一眼，眼神旋即低下去了，也许有些羞涩。

做完这一切，他站起来向队列里走回，这才发现，整个方阵的眼睛，正齐刷刷地盯向自己，带着各种神情——嘲笑，戏谑，嫉妒……像一团团火烤在他奔跑后已经大汗淋漓的脸上。他讪讪地笑了笑，埋着头闪回队里，这时，旁边的那个男生，眼睛睁得像单反相机的镜